



琴台客聚

# 讀書 詠古 想魚詩

偶經香港公立圖書館的告示板，見新一回「全港詩詞比賽」結果公布，今年比律詩。循例介紹筆者師長的得獎作品。

冠軍是李裕韜老師的《讀〈閩草堂筆記·業鏡與心鏡〉有感》：

「對映菱光寶匣開，洞然神物照靈台。鑑前道貌欺塵眼，像後真形現鬼胎。色相虛空皆幻化，人心晦偽每疑猜。劇憐司鏡非陽吏，只在幽冥作仲裁。」

《閩草堂筆記》作者為清代乾嘉間名臣紀昀（1724年-1805年），也是許多電視劇觀眾都知的紀曉嵐。紀曉嵐一生沒有當上大學士，只在嘉慶十年（1805年）、即生命中的最後一年才當上協辦大學士。許多在民間流傳甚廣的涉及巧聯妙對、急才等有趣掌故都牽扯到老紀的頭上。《閩草堂筆記》是短篇志怪小說。

李老師談的「業鏡與心鏡」故事講一士子某夜經過東嶽大帝廟外，見有人在重門深鎖的廟中出來，知道來者是神靈，便走上去攀談幾句。五嶽以東嶽泰山為首，東嶽大帝統治陰間。來者是右台司鏡之吏。原來東嶽大帝殿上有一「業鏡」，此鏡能照世人行事之善惡。後來人心敗壞，愈得隱匿情偽，連業鏡也照不出來。到了宋代，世人這種偽裝之術日精。於是東嶽大帝下令將業鏡移到左台，以照真小人；加一「心鏡」在右台，以照偽君子。這位右台鏡吏負責記錄世人照心鏡的結果，每3個月上報嶽帝一次。還說：「名愈高，則真愈嚴；術愈巧，則罰愈重。」即是對於陽間名

人的行事和心術要求特別嚴格，偽裝愈巧則罰愈重云云。詩人感嘆鏡吏不是在人間，只在幽冥仲裁。

季軍是潘少孟老師的《虎門懷古》：「遺跡依稀認劫灰，百年歌泣動悲哀。曾燒流毒鴉夷客，為禦強梁築炮台。殉國豈無忠義士，廢官自毀棟樑材。昔年沉恨今憑弔，賊子當朝是禍胎。」所謂詩無達詁，詩人是否有借古諷今之意，任由觀者自行解讀。史料記載，林則徐（1785年-1850年）禁鴉片時，先用「煙土拌桐油焚毀法」，但成效不彰。後改用「海水浸化法」，再加石灰融化煙土，最後沖出大海。「虎門銷煙」似比「虎門燒煙」為佳。

杜鑑深老師的《休漁期》得優異獎：「下碇停舟曬羅籠，星斑何乃覓西東。劇憐鴉首風雷露，閒戲牌章白發中。大海難深魚且畜，老黎未厭欲無窮。馮驩彈劍歸來日，不事田文事釣翁。」馮驩「食無魚」之嘆，用《史記·孟嘗君列傳》的典。馮驩為子孟嘗君（田文）市恩。

是項比賽旨在「提高市民之中國語文運用及韻文欣賞的能力」，不過評判老師的評語未免太過「不接地气」了！兩鏡詩的評語是：「筆力遒勁，語重心長，足以警世。」懷古詩的評語是：「懷憤沉鬱，大義凜然。」休漁詩的評語是：「諧趣生動，描述傳神。」

詠古和想魚兩詩用典不深，兩鏡詩恐怕每十個路過讀詩的圖書館使用者當中，該不會有超過5人知道來歷吧？這理應用和欣賞的能力，又如何可以提高？



思旋天地

# 新的一年 祝大家幸福滿滿

熱烈祝賀第7屆立法會選舉順利圓滿成功！由明年1月起新一屆立法會肯定是五光十色的，具有廣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良性互動下，必將提升參政議政水平。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及時地發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顯然，中央將繼續發展和完善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任何民主發展都要循序漸進，香港民主的發展，必須在中央主導下，在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依法有序推进，建設優質民主。

而這次立法會選舉充分展現出香港民主實踐新氣象，「愛國者治港」，是落實新選舉制度的一次成功實踐。我們期待行政立法有良性互動，並將盡快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思旋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曾親自聽到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向來自香港的眾嘉賓發表重要講話：香港將於1997年回歸祖國，實行「一國兩制」，50年不變，由愛國愛港者治港，顯見鄧小平發表對香港理論是何等高瞻遠矚呢！

今年是祖國「十四五」開局之年。新中國建國72周年，有今天的成就，全賴數代領導人的執政指導思想指明方向所致：「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江澤民三個代表」、「胡錦濤科學發展觀

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等。

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了歷史決議，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了黨章，引導全黨進一步堅定信心，建功新時代。

以事論事地說，黨的十八大以來，實在取得了多方的成就，令今日的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大國、外交大國、軍事強國、航天強國、科技強國、體育大國、人才強國等。習近平主席倡議的「一帶一路」，是正確之路，是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和外交項目。習近平主席提倡深化改革開放，完善全球治理，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在全國各地增設多個自貿區、在粵港澳增設大灣區。習近平主席強調生命至上，尊重科學、命運與共的偉大抗疫精神。中國具有負責任的大國擔當，在疫情防控及疫苗方面也給予多國無私的援助。

常言道：「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思旋在此「天地」上也該到了退休的時候。誠言聽過習近平主席在作協大會上勉勵文化工作者：「黨和人民需要你們、信賴你們、感謝你們！」思旋受到莫大的鼓勵：「我不老，我要退而不休，堅定文化自信，我仍可在文藝舞台上不忘初心，為民族復興與中國夢作出貢獻！」

值此新的一年將到來，謹向各位和您的家人送上祝福，萬事如意！身體健康！幸福滿滿！



心窗常開

# 好歌陪伴 走過歲月

臨近年尾，疫下急景殘年中，歌聲佳音，總令人感慨時光飛逝！

「歌聲飄送千里不計距離，歌聲飄到萬里外跨遠地，歌聲句句唱出愉快少年時，好歌一生陪伴你……」這首老歌真好聽。歌曲是沒有嚴格的地域、語言界限的，地方不同歌調或風格有異，但總有共通點，就是「好歌人人愛，不厭百回聽。」好歌陪我走過歲月，愛聽舊歌，尤其是梅艷芳唱。那首《夕陽之歌》歌聲是那麽遼闊，和音又那麽淡遠，串串音樂使人情感低迴起伏，詞意深沉，令我浮想聯翩，心醉神馳。

全城關注疫情走勢，送走2021年，香港人盼迎來健康平安的2022年，歲末聽好歌，令人們暫緩憂慮，年年難過年，年年難過年，無論唱歌、聽歌，都可彼此打氣！聽梅艷芳一曲《似水流年》，「不可留住昨天……」那歌詞句句唱入我心深處。她唱的多首歌，常令聽者回想人生，歌愈傾訴什麼？為什麼竟聽得人動情？聽到哭呢？想緩緩生活壓力時，最快而有效的方法是唱或聽歌了。嘴邊哼唱小曲，片刻間旋律迴環往復，緩解了情緒，也平復了心湖的漣漪。我愛在夜晚聽收音機的歌曲，聽着心就隨着歌聲調音起伏，成串往事遂輕輕掠過，泛起無數美麗的畫面了。

幸福是人人所渴望的，也是人人所追尋的，但我們都沒有發覺，其實幸福就在身旁。或許有人認為幸福是每天有驚喜，或有橫財，但我認為有好歌相伴，能和家人擁有看似平凡的對話，心中彼此有愛，就很幸福！家人的心都互相蘊藏着滿滿的關懷和在乎，幸福的表達雖未盡相同，但我想，父母親在身旁，大家聊天聽歌，真是幸福！心中流淌着暖暖的幸福感受，瞬間是無法用言語訴說，且借歌聲來表達吧！

歌聲溶情於內心，升起暖流，讓人們對生活及未來充滿動力。

香港生活似急管繁弦，我們白天工作，晚上何不把時間交予心靈？聽歌吧，何不執意爭取這個時空，這份靈糧？勿讓生活的逼迫沖減興味呢，我們是負擔沉重的駱駝，生活是長途跋涉，唱歌聽歌吧，可暫時放開那為生活攀援掙扎的雙手。什麼也不想，我且丟下生活的繁瑣細務，聽首好歌，讓音樂盈耳，心無牽掛，自己似超出塵外，到了另一個世界，煩惱全消。

好歌使我支取人生進步的勇氣和信心，有力量繼續生活長途的奔馳。



●手繪梅姐圖。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 藝術感覺

對於世界各地每一家美術館、博物館、藝廊的展品，甚至每一次拍賣會高價賣出的藝術品，都會有人持不同的態度，總有人對其中一些作品有負面批評：怎算是藝術？幼稚啊！垃圾製品！看不懂！我也能畫呢！不知所謂！浪費金錢……

對於藝術欣賞，我一學習持開放的胸襟、謙卑的態度，保持吸收新事物和價值觀的腦袋！

事實上，愈是多接觸不同範疇的藝術和細心聆聽藝術家的解說，愈覺得自己眼光和學識淺薄，只有把自己化作海綿，多吸收不同知識，才能享受浩瀚的藝術世界！

對於藝術的觀感，很個人而主觀的，就像去吃自助餐、到百貨公司購物，各取所愛。藝術也一樣，從不要求全部人喜歡。我們在街頭也會對迎面而來的打扮感到側目，奇怪對方的審美眼光。就如國際頂級時裝和品牌設計師的傑作也非人人接受，是自己非這個層次而不懂欣賞？還是純粹觸動

不到自己的感覺？抑或不是自己那杯茶而已？就像很多人也常驚訝於某某人竟然選這樣一個伴侶！藝術創作，有點像愛情的選擇，當事人是以個人的成長經歷、心靈的孕育、積累的感動時刻，最後爆發出的激情。

別人能理解和欣賞，藝術家當然感動，如果不視作商品，無人賞識也無損藝術品與藝術家的關係。就如達文西為蒙娜麗莎畫像時，每一筆都賦予無限的感情，絕對不會想到日後被放到市場出售。

我們在欣賞藝術品時，嘗試去聆聽藝術家的創作意念和背後的故事，先去認識，培養出感情，然後才會明白藝術家的心，認識當中的欣賞價值。

香港終於有大型的博物館M+，遊走於館內，細味每一展館的每一作品，實在是件賞心樂事。你無須喜歡每一件作品，但必有不少創作和有歷史價值的物品令你有所觸動。嘗試先看作品，然後看介紹，再細看作品，你可能會另眼相看，藝術品是需要去了解的！



百家廊

# 暮色蒼茫

鄉村是從曙色中醒來的。鄉村的小路開始活泛，人漸漸多了，走在前面的根爺一隻手裏拿着勞作的家什，騰出另一隻手來，摸索着燃起一根紙煙，在吞雲吐霧中邁向田間。鄉道上也有並排走着的，這個人問些閒話，那個人隨口應答着，不知不覺已到地頭。

太陽升高了，幾個女人圍坐在田間地頭曬曬，手裏的活計放下了，嘴裏沒閒着，說些家長裏短，也說些男女之事。你看某某瘦得像麥秸桿兒，風一吹就能吹倒，再看看人家某某，肩寬腰圓、後背樑厚實得如同門板，一說話，聲音嗡嗡響，一個字一個字都砸在女人的心尖尖上，接着就飄過來一串銀鈴似的笑聲。

吃過午飯，臨街的門樓下也有支起牌桌打牌的，時間不會太久，莊稼人記掛的是自家田地裏的活兒。消磨一會兒時光，有人提議該下地了，於是幾個人又結伴而行，奔向各家的農田。

夕陽拉長了樹木的身影，一縷縷炊煙從農家院落慢慢升騰起來，纖細、輕柔，隨風飄搖，最後瀰漫在空中。鄉村便迎來了拉上夜幕之前的喧鬧，誰家祖母站在堤坡上喊孩子回家吃飯的聲音，牛羊雞鴨歸圈的歡叫聲，還伴着遠處一兩聲犬吠。鄉下的炊煙，遠近起伏的雞鳴都是讓人感到溫馨的場景。山河歲月裏，每一樣東西都是好的，都有無限詩意隱藏其中。

暖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詩裏面的句子總是營造一種閒適悠遠的意境，在這樣的意境中牧童驅犢而返。小時候的傍晚，晚風徐徐吹來，炊煙便沿着一個方向瀰漫，然後慢慢地消融在暮色之中，更重的暮色從天際漫了過來，一會兒便籠住了整個村莊和大地。

月亮升到了村頭，蝓蝓的叫聲，一聲緊似一聲。橋頭堤坡兩側有密集的樹，樹上響起了蟬的夜鳴，橋下面河灘的淺水灣蛙鳴陣陣，月光從月亮上走了下來，在那片蛙聲中晃來晃去。

豬餵過了，雞窩門關好了，羊趕進了圈裏，狗也很自覺地蹲在了街門口。大人們腋下夾一張捲起來的草席走上了堤坡，草席在堤坡上展開，大而光滑，會講故事的先爺坐在草席上，煙袋鍋一明一暗閃爍着，孩子們便圍了上來，先爺過足了煙癮，磕了磕煙灰，緩緩開口，問昨天講到哪裏了？孩子們七嘴八舌地回答了，演繹了多年的故事就又一次續上了。我童年時鄉村的夜，在這跌宕起伏的故事中就有了許多生趣。憂傷是暮色的另一種形式，它虛無縹緲，卻常常悄然而至。多年以後，在城市安家的我，暑假期間回鄉小住，那條巷子還在，暮色依然。暮色中的小巷，幾處近鄰的宅院已經荒廢，門上掛着一把鏽跡斑斑的鎖，會講故事的先爺家院落也上着一把這樣的鎖，門口白紙黑字的對聯宣告他去了另一個世界。

前幾年，我回鄉走在這巷子裏能聽見悠揚的二胡聲，先爺的大門敞開着，我邁步進去，先爺總是熱情地招呼：「放假了，來！咱爺倆喝兩盅。」酒和酒杯很快就擺到了桌子上。今年回去，當了一輩子校長的熙爺，給我聊了一會兒他青年時的歲月，然後淒淒地說：「你先爺也走了，又少了一個串門的去處。」送熙爺回家後，我重新踏上這條熟悉的小巷，沿着空蕩蕩的回路，心裏面生出了幾許酸澀的失落。

熙爺的話將我的思緒牽引，早些年鄉村串門的諸多生活細節便像放電影一般，一幕接一幕在我記憶的深處交錯閃現。熙爺在鎮上的中學當校長，先爺早些年也曾教過學，他們都是裝有學問的人，若尋一個串門之地，先爺家自然是個好去處。

似一聲。橋頭堤坡兩側有密集的樹，樹上響起了蟬的夜鳴，橋下面河灘的淺水灣蛙鳴陣陣，月光從月亮上走了下來，在那片蛙聲中晃來晃去。

豬餵過了，雞窩門關好了，羊趕進了圈裏，狗也很自覺地蹲在了街門口。大人們腋下夾一張捲起來的草席走上了堤坡，草席在堤坡上展開，大而光滑，會講故事的先爺坐在草席上，煙袋鍋一明一暗閃爍着，孩子們便圍了上來，先爺過足了煙癮，磕了磕煙灰，緩緩開口，問昨天講到哪裏了？孩子們七嘴八舌地回答了，演繹了多年的故事就又一次續上了。我童年時鄉村的夜，在這跌宕起伏的故事中就有了許多生趣。憂傷是暮色的另一種形式，它虛無縹緲，卻常常悄然而至。多年以後，在城市安家的我，暑假期間回鄉小住，那條巷子還在，暮色依然。暮色中的小巷，幾處近鄰的宅院已經荒廢，門上掛着一把鏽跡斑斑的鎖，會講故事的先爺家院落也上着一把這樣的鎖，門口白紙黑字的對聯宣告他去了另一個世界。

前幾年，我回鄉走在這巷子裏能聽見悠揚的二胡聲，先爺的大門敞開着，我邁步進去，先爺總是熱情地招呼：「放假了，來！咱爺倆喝兩盅。」酒和酒杯很快就擺到了桌子上。今年回去，當了一輩子校長的熙爺，給我聊了一會兒他青年時的歲月，然後淒淒地說：「你先爺也走了，又少了一個串門的去處。」送熙爺回家後，我重新踏上這條熟悉的小巷，沿着空蕩蕩的回路，心裏面生出了幾許酸澀的失落。

熙爺的話將我的思緒牽引，早些年鄉村串門的諸多生活細節便像放電影一般，一幕接一幕在我記憶的深處交錯閃現。熙爺在鎮上的中學當校長，先爺早些年也曾教過學，他們都是裝有學問的人，若尋一個串門之地，先爺家自然是個好去處。

我少年時期，鄉下的時光很慢，平淡的日子一天天滑過，緩慢而又傳統。鄉親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閒下來的時間是在串門聊天中打發的。串門正是鄉村生活的一部分，和每一個煙熏火燎的日子緊密相連，也是情感溝通和信息傳遞的主要方式。

女人串門，總會說一說男人、說一說公婆，把自己的快樂和不開心都一股腦地傾訴一番，快樂和煩惱便慷慨地分出去了一半。男人串門，圍坐在一起，劣質香煙，一根接一根，滿屋子都是繚繞的煙霧，時間過得飛快，夕陽的餘暉掛在了屋簷下，一會兒工夫，漫天的雲彩織成了雲錦。

冬夜漫長，吃過飯要尋一個串門的去處，俊生叔家是一個絕好的地方，他家裏燒有地鍋。地鍋燒柴的口設在院子外，將玉蜀黍秸桿、芝麻桿扔進去點着，暖氣便順着暖道通向了堂屋中間，屋內暖烘烘的，卻不見一絲煙痕。於是，吃過晚飯，串門的便湧了進來，堂屋中間圍坐了一圈，有一搭沒一搭地聊着。

後來我從鄉村逃離，到了熟悉又陌生的城市生活，城市裏很難見到串門的，樓上樓下，甚至對門鄰居，都不相往來。開放與封閉成了一個硬幣的兩面，城市既是開放的，也是封閉的，串門因他封閉的一面在開放的霓虹中銷聲匿跡了。歲月漸行漸遠，在城鎮化進程中，故鄉許多古老的傳統也逐漸消逝了。所幸，串門絕無消逝的跡象，莊稼人依然可以通過串門來彌補精神生活的空缺。

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在光陰裏行走的故鄉，一不小心將童年時期的諸多詩意丟失了，只留給我一個朦朧的身影。這一刻我想起了艾略特寫在《四個重奏》中的那句詩：過去的時間和現在的時間/可能存在過的和已經存在過的/指向一個終極……

科學家這樣荒誕，而不是令人尊敬。都說赫爾佐格具有天分，這樣的表現手法就是他的標誌性的操作之一。他很懂得用現場來展示，並將判斷的權利移交給觀眾。不過，他也並不因此就偽裝紀錄片的純然客觀性。紀錄片當然展現事實，可這事實還包括了赫爾佐格的鮮明態度。既然他已經預先告知了你的態度就在紀錄片當中，你就無法理解的人。可赫爾佐格所言說的不僅僅是一種理念。他言說腳踏實地的行動。這行動還要遵循與自然世界的和解原則。如此，他的觀念就具備了一種悖論式的平衡，它是理念的，也是實踐的。因是實踐的，又是人本的。但又不完全人本，因為受限於自然。這或許就是赫爾佐格本人的魅力。



網人網事

# 20年，數字在唱歌

今年12月，有一件挺重要的事——中國「入世」20年了。餘音繞樑，數字在歌唱。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21年12月9日，即中國「入世」20周年前夕，法國《回聲報》網站的相關報道形容說：「這是空前的，沒有任何詞彙可以適合形容中國回歸國際貿易體系20年來取得的成就。」該報甚至意猶未盡，第二天又連續發文說，這是「一部全球化小說」。

法國人的這個比喻充滿了他們拿手的法式浪漫，而且這部中國「入世」20年的「全球化小說」不僅是用優美的文字寫就的，更是用無數的數字組成的，可以歌唱的那種。非常與眾不同，甚至從某個角度說，驚訝了世界。

先看第一組數字，中美差距愈來愈小。2001年，中國內地生產總值(GDP)只有1.3萬億美元，和美國當時的10.6萬億美元相距甚遠。20年之後，中國的經濟總量增長了10倍還多，達到約15萬億美元，而美國則是21.4萬億美元，領先程度已大幅縮小。中國已成爲緊隨山姆大叔之後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第二組數字，後來居上，成績驚人。2001年時，中國的出口總額只有2,662億美元，而2020年時，這一數值已經達到2.59萬億美元。20年來，中國成長爲全球第一大出口國，與此同時，進口總額同樣巨幅增加——同期增長幅度高達740%。綜合進出口總額，中國在20年間增

長了810%，遠遠高於世界貿易整體180%的增速。而且，作爲世界上很多國家的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在2013年時已超過美國成爲全球貨物貿易的第一大國。

此處可以順帶再提兩個數據：20年前，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額約爲410億美元，到2020年時，中國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已達1,444億美元；2001年，中國小轎車產量全國全年僅7萬輛，而2019年已達2,780萬輛。

第三組數字是關於歐盟的。可以不誇張地說，中國「入世」重塑了歐洲的工業格局。根據歐盟統計局的數字顯示，2019年，在世界商品的出口份額裏，中國佔16.1%，領先於歐盟的15.4%和美國的10.6%。與此同時，中國還是歐盟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所佔份額爲10.5%，僅次於美國的18.3%和英國的14.4%。更重要的是，現在的歐盟22.4%的進口商品是來自中國，遠超來自美國11.8%和英國9.8%的進口。

第四組數字不列增量，而是換個有趣的時間角度：20年前，中國一天的進出口貨物額爲115.6億元，現在要完成這個額度則只需3小時；20年前，中國一小時消費4.8億元，而現在只需要6分鐘；20年前，中國一分鐘創造GDP 0.21億元，現在則只需要7秒鐘……

這些數字就像五線譜上的音符，譜寫出了一部恢弘震撼的音樂「全球化小說」。

20年，彈指一揮間，歌聲唱未完。



信而有征

劉征

德國天才紀錄片導演赫爾佐格有部《快樂的人們》，講述隱居在西伯利亞的一個林間小村落。這個村落住着300名居民，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習慣和工具使用都不受外界影響。每年，男人們在河道解凍之後就會划着小船，順江而下去捕魚。捕魚用的小船都是自己造的。工藝很簡單，把兩片木板釘在一起，用火燒，中間就會出現一個狹窄的空間。造型則像一條魚，兩邊窄，中間寬。

更神奇的是，在採集木板的時候，村民完全根據木頭的紋理來劈木頭，所用的工具是一根木刀。行動也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困難。你會發現，只要對準木頭的隙縫，用手一拍，木頭就迎刃而解。而且寬寬的，很平整。

赫爾佐格用這樣一組特寫來展現原始世界的傳奇。而整部紀錄片，都是被他詩意化了的。村民們的生活節奏那麼簡單，他們以四季作爲分水嶺，臨近冬天設陷抓野獸，臨近夏天捕魚。一年的衣食全部來自於對自然規律的尊重。我們很容易就能進入這種節奏。儘管我們